

思想翻譯

《文化研究》第二十八期（2019年春季）：327-334

書寫島嶼、來自島嶼的深窪、腳邊的黑暗* 島を書くということ、島の窪みから、足許の闇

崎山多美

Tami SAKIYAMA

朱惠足 譯

translated by Huei-Chu CHU

書寫島嶼

出生落地後的14年之間，我在西表島生活。從西表島離開，已經是27年前的事了。在那之後我前往該島，就只有三次。第一次是在祖母撿骨時，與家人同行。第二次是在學生時代，作為琉球大學「八重山傳統藝能研究會」社團成員，到島上進行藝能采風。第三次是由於個人的鄉愁，突然獨自前往。那三次的渡海赴島，誇張一點地說，可說是支配了我在那之後的生命樣態，具有重大的意義。

投稿日期：2018年10月26日。接受刊登日期：2019年6月18日。

* 摘自：崎山多美。1996。《南島小景》。東京：砂子屋書房。三篇文章分別原載於《情報「Jaima」11》1994年11月、《西日本新聞》1989年3月14日，及《読売新聞》1989年2月27日。

20幾歲左右，當我開始試著想要寫小說時，在我面前散發異樣氛圍橫跨在我面前的，就是「クム（シマ）」的巨大影子。由各種大小規模的島嶼組成的八重山群島中，西表島是面積範圍最大的島。或許是因為這樣的地理條件，クムの影子以巨大的意象將我震懾。在受到震懾的同時，我開始想要將自身寄託於島影之中。

刻意將島寫成「クム」，其實有其緣由。雖然曾在那裡生活了14年，既然已經離開，西表島不再是我生活的場所。對於島而言，我已經是外人了。離開島並不是基於我自身的意志才那麼做，而是因為家人無奈的狀況使然，然而，離島而去的慚愧之念的那種感覺，以一種難以說明的方式，一直存在我的心中。或許是因為那樣的想法吧！我受到「只能從書寫クム開始」的近似強迫觀念把持，在九年前完成題為〈水上往還〉的2,4000字的作品。那篇小說偶然有幸刊載在中央的文藝雜誌上，我被要求寫一篇創作理念之類的東西，在那當中，我不得不寫下以下的句子：「受到島的亡靈附身〔……〕十幾年前，從島至島渡越行走，等到來到至近距離，我想要跟那個影子好好地面對面〔……〕」

然而，島的影子一直沒有向我靠近到至近距離。相反地，似乎日益離我而去。每年到了夏天，我便開始極端在意島上的祭典，卻並沒有前往觀看，心裡想著，至少透過舞台公演或電視接觸八重山的歌謠與舞蹈，以那樣的方式跟島嶼產生關連的機會，不過是屈指可數。實際感受到島為自身所有，那樣的感覺在現在的我的生活當中不復存在，對於我而言，島必須成為位於現實島嶼彼方之クム。

即使是在將島感知爲ㄉㄠˇ的現在，只能持續書寫那樣的ㄉㄠˇ之念頭，也沒有消逝。關於化爲亡靈般存在的島，你究竟想要寫什麼？這樣的自我疑問最近一直纏繞著我。目前爲止我沒有明確解答，以後是否能找到答案，也無可得知，只是在沒有前景的狀況下重複著自我疑問。若硬是要擠出答案來，就只能說透過持續書寫找出答案，此外別無他法！或許我的島已經成爲「爲了書寫的ㄉㄠˇ」那樣的東西了。

兩年前的夏天，終於讓不成熟的作品集問世。主題爲長期拘泥的「ㄉㄠˇ」。將拘泥變化的型態整理成三篇作品。要說因而告一段落，沒有什麼不對，但不能說我與「ㄉㄠˇ」的關連就此塵埃落定。毋寧，感覺上，ㄉㄠˇ的影子在我的心中變得更爲濃厚。在這之後，似乎就只能相信語言的力量來建構我的ㄉㄠˇ——即便要將現實中離我遠去的ㄉㄠˇ拉回手邊、將其化爲字句，是個無比艱難的技藝。

從島嶼的凹陷處

想像那個場所，確認自身的存在，感到安心。每個人在內心深處都沉潛著某個風景的記憶，不管有多麼模糊被現在的自己所扭曲，那個風景時而將我們從侵襲的精神危機拯救出來。人們不斷寄託思緒於記憶虛無飄渺的記憶、稍縱即逝的心象風景，正是因爲這樣的緣故吧。

在我的內心當中，也有幾片浮游的記憶殘像，有著對於自己來說如原初般的世界。雖說是世界，不過就只是可怕地狹隘得令人悲傷的空間情景。試著記錄書寫從無名個人漆黑的記憶底層浮現而上的空間世界之意義，究竟有何意義？在此先不苦惱思索。因為接下來，我想要挖掘持續從事記錄工作的自己內部能量之所在。

戰爭結束後十幾年左右時，八重山諸島西表島的西部，沿著島嶼的海岸線散布著五個移墾聚落。聚落名稱分別為浦內、住吉、中野、上原、船浦。原來的舊村落因瘧疾傳染病的流行而滅絕後，從其他島嶼流落至此的人們急就章地建了這些聚落。從來自石垣島的定期船靠岸的船浦往西繞，隔壁的聚落便是上原。在海邊與雜木林之間的狹窄空間，沿著海岸線細長貫穿著揚塵的道路。道路轉彎的位置與從側邊延展而來的雜草土路形成Y字路口。從島嶼地形整體來看，雜草叢生的道路盡頭就像是凹凸不平的瘤一般附著於島嶼母胎，連接到海角的空間。從島嶼中央部的山谷延續而來的低地跟海邊附近的溼地交會之處，有個小小的共用水井。圍繞著水井散布著七八間茅草屋頂的民宅，我在其中一戶住到四歲。

家裡由主屋跟倉庫兩者構成。主屋鋪有竹編的地板，牆壁也只有海風侵襲強勁之處立有夾板，其他地方完全都是灰泥裸牆。泥土地面的倉庫，有個以木塊加上腳座的簡陋平台，台上總是擺著裝有芋頭的大籠子(ba-ki)。這間家屋之後在某個大型颱風中全倒，我們因而搬遷到其他地方；說實在地，我對於那個場所的記憶很大部分是事後追加的體驗。能將那家屋作為生活場所明確想起，是在家

裡搬到聚落中央之後。然而，不知為何我無法從以下的想法逃離：我在那瘤一般的海角背對背的空間凹陷處，聽著海的聲音度過好幾年——至少直到我能夠稍微客觀地觀看自己的某種程度的成長期，都是在那裡度過的。正確來說，很長一段時間我有意識地沒有將那記憶的矛盾加以修正。

我自身也隱約注意到不修正的理由想必我是藉由那樣的深信不疑，試圖達到意識的均衡，以相信自己的存在樣態。若不那樣做，便會開始看見自己無法捉摸的的不確定性。組裝時間的錯置而成的記憶的世界，隨著時光流逝，越來越難以修正。

雖說如此，為什麼一定要是那個凹陷處呢？除了那是我的出生地之外，沒有其他可以說明的理由。

不過，我還有另外一個類似的記憶風景。從聚落的Y字路延續到家裡的道路途中，有棵不大但根部向外擴散的榕樹伸展樹枝而立。根部堅硬地突出好幾個瘤節伸展到路上，向外開展的枝葉底下攀爬著乾涸的黑色樹根與樹幹。在根部與根部之間產生的陷落處，面對海的方向，有個小孩腰部恰巧能嵌入的凹陷。大概是剛開始上學的時候、白天一起四處遊玩的小孩各自回家後的黃昏，太陽快下山了卻還無心踏上歸途的我，坐在那榕樹根部的凹陷處消磨時間。從那裡望去，海被雜木遮住無法直接看見，只聽到海潮聲轟隆作響。在那個場所，我感覺到世界所有的聲音都朝著自己不斷作響。

比起於廣闊開放的場所，隱身在掘地而成的小小空間的凹陷處，更能感知到世界——關於此一矛盾的說法，我想暫時面對一下。

腳邊的黑暗

觀光手冊的介紹所勾勒的南島風景，必須呈現陽光下毫無陰影的盛放花草、燦爛笑聲，及色彩豐富的風景。同樣地，對於住在島上的人而言，生活上最大的恩賜莫過於島嶼的明亮與溫暖。南方島嶼立足於陽光沐浴的風土，為自古以來的歷史事實，那樣的風土條件也是南島之所以為南島的理由。

無庸贅言，島嶼的明亮與溫暖正來自於持續照射島嶼的日能。昔日在此列島建築王朝的國王被稱為「太陽（ティダ）之王」。太陽是王朝創造者的象徵，也是授予人們恩惠的對象，這「時代以來的世界觀」。可想而知地，時至今日，太陽仍有利有弊地支配著島上人們的生活與精神世界。

對於在南島角落持續居住30幾年的我而言，照射島嶼的太陽名符其實地就像是從上而下發布命令的為政者一樣具有壓迫性的威力。我受到那樣的力量所壓倒，甚至產生生理上的苦痛。比起其他事物，強烈的光芒使得人們對於風物的感覺大為失色，光的強力照射使得風物的影像受到焚燒，瞬間變得乾涸——我在大中午觀看島嶼風景時，都會浮現腦海的想法。勉強繼續觀看，虛無與倦怠便會無法

airiti

抗拒地侵蝕而入。正是在陽光下，原本應該是很漂亮的樹木與花草的鮮豔色彩再也無法觸動我的心——這並不是最近才開始的事情。

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對於眾人禮讚的能量光源感到嫌惡。作為生於南島的人，這種異端的感覺讓我不知該如何立足。因為是近乎生理性的感覺，愈是意識到，嫌惡感就愈是纏繞著身體不放。一個人長時間處於生理上無法適應的地方，必然會帶來精神上的扭曲。為了自保，最簡單的方式便是從住起來不舒服的生活圈脫逃而出，然而，因著其他理由，我無法離開這個島尋找其他生活的場所。更何況，我也不知道哪裡可以找到住起來舒服的地方。

沒有地方可以靜下心來，但日子仍然要過。這樣的想法想必是生活於現代的人都背負著的共通精神構造。或者，說不定那是人們開始從自然當中脫離出來時，就已經命定的人類宿命。終究不存在任何可逃之處，人們只能在偶然出生落地之處持續佇立。當我被那樣的想法束縛而呆立在太陽底下時，突然受到牽引般地低頭看腳邊，看到自己的影子。隨著自己的動作晃動的，無疑是自己的影子。當我們朝向自己所在位置擷取於地表上的影子靠近。在高掛天上的太陽底下僅僅包覆腳邊的影子，隨著太陽西傾，跟大地之間的角度縮小而伸長。若是背對太陽而立，便可以看到巨大開展的自己的身形。不久之後，當太陽完全消失無蹤，影子便溶入世界的黑暗當中。影子跟大地的黑暗合為一體。

這無疑是我被逼得無路可逃的精神製造出來的幻想，在南方的炙

airiti

熱白晝結束，太陽開始下沉時的放心之感，在我心中不知何時變成想安住於黑暗中的渴望。因為是在黑暗當中，開展於各島嶼的風物之呼吸既不失色也不受到焚燒，而能以心象原有的姿態，跟我自身面對面，在太陽下完全扭曲的精神因而受到解放。這當然也是一種幻想，但貧困枯竭的精神以黑暗作為通路，連接到島嶼的山丘、森林、海角、岩石、沙灘、以及浮現其中的河川與大海——這樣的細微發現，成為我難以捨棄的據點。

能夠成為通路的黑暗，終究必須是南島的黑暗。印象派畫家的光，必須是映照南法的港口及海水、森林之光；同樣地，我想我的黑暗也必須是這個島嶼的黑暗。那是個無法妥協的、或是有所限定的黑暗的世界，我們也只能接受這樣的現實。